



**尊**敬的法官,在您做出决定以前,我想重复一下我在 KY-147 星系第三行星上的经历,以使您的判决能够更加公正、公平,从而让更多宇宙联盟的法官以您为榜样。

最开始我是严格按照联盟的规定进入第三行星的——将飞船隐藏在邻近的行星上,化身为他们刻录在深空探测器上的人类的模样,在成为他们中间最为普通的一员之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但当我站在他们中间时发现,有将近一半人的体形同我们原本认为的有很大差异,对于一个未曾接触外星文明的种族来说这是极为罕见的事情。我甚至差点认为人类已经和外太空有了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以致各类

种族已经很频繁地同第三行星交往了,但我很快便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如果人类与地外文明真的有往来,英明神武的联盟领袖是不可能不知道的。

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惊讶——三只眼的人,带着尾巴的人,四条腿的人,鼻子长在后脑勺的人……大街上这些形态各异的人类几乎占据了一半的数目。他们都为别人奇怪的长相流露出同情、鄙夷或惊诧的表情,又为自己身上的变异感到恐惧。

按照使者的惯例我找到一个行政区的长官,他在办公室里接见了 me。

“你好,我来自卡特尔星球,受联盟委派,在此谨向人类致以诚挚的问候。”

长官的样子和我们最初对人类的印象毫无区别，面对他时我心中的不安平息了很多。

“你说你是什么？”

“宇宙联盟的第一信使。联盟同新生种族交涉时派遣的第一个使者，安排诸项事宜，为你们以后迎接高贵的使团做好准备。”

“你说你是……外星人？”长官对自己的措辞不怎么肯定。

尽管他的言语并不恭敬，我还是勉强点了点头。法官您要知道，我勉强点头既是为了维护联盟的尊贵地位，又可以使我同长官的交流能够进行下去。

“你现在想怎么样？”

“我想跟你们的最高领袖进行交涉，也就是国家元首。据我所知，第三行星还没有形成一个有力的联合政权，因而国家元首可以自主策划迎接仪式。”

“你是想让我将你引荐给总统？”

“为了迎接使团，这是最明智的做法。”

长官坐在椅子上，右手托腮，左手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然后转过头向窗外望去。他并未因我们的对话感到激动或者紧张，这是不好的征兆。

“你看见窗外那些人了吗？”

“嗯。”

“现在全球已经有百分之五十的人发生了变异，而这一比例还在急速上升。那么多丑八怪都没有说自己是奥特曼或者蝙蝠侠什么的，你人模人样却他妈的在这儿说自己是外星人？！”

“请注意你的语气。按照联盟的外交手册，初次同智慧生物打交道时，我们必须以该类生物的形态出现以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所以我是以你们的形象出现在你们面前。”

“无所不能的外星人，你能拯救现在无助的人类吗？”

“对不起，我不太明白你话语的具体意思，但我知道你的要求已经超出了我的职权范围。我此行只是为了和你们的国家元首进行接洽以便……”

他微微地翘起嘴角，“你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我不知道你所谓的浪费时间是指我不能对你的要求予以肯定的回应还是……”

他突然双手握拳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气愤地说：“为什么没有发生变异的家伙都是不可理喻的混蛋？”

“面对联盟的使者，请你注意自己的措辞，而且你

的话语也攻击了你自己。”

“来人，把这个疯子给我轰出去！”

立刻冲进来的一队卫兵将我拖到门外，我稍一挣扎，他们便拳脚相加。未了，其中一个人说：“他的变异在下面。”

尊敬的法官，我并不是不想将人类发生的怪事调查清楚，即使出于好奇和对人类的怜悯，我也想弄明白整件事情的前因后果。但是作为联盟的第一使臣，代表联盟首度信誉的我，怎么可能不顾禁止使者干涉智慧生物任何事情的法令擅自展开调查呢？

我要寻找第二个行政长官，让他带我去见国家元首。鉴于第一次的经验，我认为用人类的外形拜访地方长官不大合适，所以打算用我们卡尔氏人本来的模样造访。尊敬的法官，我这已经是第二次同人类打交道，所以我没有用人类的外形同他们交涉并未违反联盟规定。

我见到的第二任长官没有眼睛，等他在在我面前翻转手掌时，我才看见他双手的手背上各生着一粒眼珠。

我将自己的来意说明之后，面前的长官比先前的那个人还要镇定，甚至是一副漠不关心的样子，这让我怀疑他是否是人类的一员。

“你知不知道我们已经几乎是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基因变异的研究上？”

“这一点我可以理解。”

“我们这个市的研究所几乎有每一类变异人的样本，我们分析他们身体各个部位基因变异的原因和方向。这是一项繁杂的根本没有头绪的工作，让人绝望。”他语调冰冷，动作却很绅士，说完这些很自然地抿了口茶。

“对你们的遭遇我表示同情。”

“但是，”他似乎没有听见我的话，“对于每一个试验品或者变异得面目全非的人，无论他先前是官员、农民还是乞丐，我们都会对他当做一个人类来看，他仍旧保有生而为人的合法权益。即使他长了十只手，他也可以要求最低的生活保障，可以拒绝加入我们的试验，可以为了温饱辛勤劳作。我们没有把他当做非人类，也不允许他们试图划清同人类的界限。”

“从宇宙联盟使者的角度来看，这很好。”

“对，很好。可是尊敬的先生，为什么你还要一再强调自己是外星人呢？”

“什么？你的意思是我是一个人类，不，等等，是变

异了的人类？你这话很荒谬，更是对联盟的侮辱！”

“你越狡辩，法院对你的审判就会越重。你要知道，在这节骨眼上人们对人类尊严的维护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

“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是人类呢？”

“我想我证明你是人类的证据比你证明自己是非人类的证据要可靠而且有力得多。”

还未等我明白他话语的意思，一个手下便带出来一名变异人。天啊，尊敬的法官，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眼前的变异人竟然同卡尔氏人一模一样！她身材俊美，全身是古铜色的皮肤，眼睛绿色，四根手指修长，赤着脚，而且脚上长着蹼。我用卡尔氏语同她说话，她完全不知所以，我又用联盟官方语言叫她，她还是茫然不知，我才相信她不是真的卡尔氏人。

“尊敬的先生，你以为你的变异是独一无二的吗？这倒不难理解，世人总以为自己的不幸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智慧是独一无二的，自己的病痛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他们拥有的和遭遇的都是那么平凡，微不足道。这名志愿者是我们从同她的变异相同的十名志愿者中甄选出来的。”

“可是……”

“好了，你说过的话我们都已经记录在案，你将为此次犯离间人类罪面临一到三年的刑期！”

就这样，我被他们关押了起来。按照联盟规定，此种情况下若能不对被访生物造成不可抚平的伤害，我是可以逃走的。其实我逃走的最关键的原因是使团即将抵达地球，我必须在一切来临之前尽快联络最高统治者组织迎接仪式。

我在向第三名行政长官阐明来意后，立即将身形由卡尔氏人变成人类，这下他不会怀疑我的使者身份了。看完我的变形后，他带领随从匆匆向门外走去，我终于看见了新生种族第一次面临外星人时应有的紧张和兴奋。

很快，他又领了更多人进来，那些人的胸牌上第一行字都写着一个研究所的名字。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心中有不祥的预感。

长官叫我当着众人的面再变一次形，我就从人类变回卡尔氏人，满屋子人立刻交头接耳、窃窃私语起来。其中一个戴眼镜的人走出来上下打量我，用惊叹的语气说：“这才是我们一直等待的事物，让人乐观的质变。”

“带他去实验室，这下可有的忙了。”长官说。

几个武装人员架着我往门外走，我大声喊：“我不是什么狗屁人类。”请原谅我的措辞，尊敬的法官，但面对愚蠢自大的人类，我当时的确是这么说的，“你们必须报告国家首脑并筹备迎接联盟使团的仪式，否则所有的后果都由你们人类自己承担。”

那些人全然不理睬我的话，继续架着我往前走，我只能说：“好吧，我是人类，但无论我怎么变异，你们也不能拉我去做实验，除非我在自愿书上签字。”

没想到那个行政长官厚颜无耻地说：“如果像你这样的人比较多的话，我们的确会考虑你的意愿。”

就这样，我被他们带进了实验室，关在一间囚室一样的房间里，整天被一大群人包围着。他们给我量体温、测血压、拍 X 光片、做核磁共振，后来又提取了我的组织样本。

不久，研究所里最开始同我说话的那个“眼镜”满面愁容地来找我，“你能告诉我，在你身上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什么意思？”

“你不同，你和我们所有的人都不同。你的生理结构和各种组织与我们的大相径庭，我们甚至找不到细胞这样一种人类理所当然应该有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单位。更不可思议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你体内有脱氧核糖核苷酸。”

“什么是脱氧核糖核苷酸？”

“遗传物质。”

“生命形式纷繁复杂，你们了解到的不过是九牛一毛。地球上所有的生命体都源自于几十亿年前一团原生质的演绎进化，遗传代码基本相同，你们便认为生命就应该是这样，实际上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我引用了地球上最有名的一句谚语说道。

“眼镜”没说什么，站起来离开。接下来的时间研究所的人急速减少，他们总是激烈地争辩一些问题，但都无果而终。变异像魔鬼一样抓住每一个人，我还没来得及看完他们的研究资料，研究所里的成员都已经发生了变异，他们一个接一个被绝望压垮，悲伤地离开。

当“眼镜”再来找我的时候，研究所里就剩他一个人了。他头上长了两根很长的触须，喝得醉醺醺的，用自己的身份验证卡打开我的房门。

“你对于我们全新的，要弄明白你体内详细的生理结构，就要建立一套全新的生理学体系，这起码要耗



费人类半个世纪的时间。”他摇摇头，灌了口酒。

“从一开始你们就是在浪费时间。”

“可是我们只能将希望寄托在你的身上。我们实在不明白自己体内到底发生了什么，就像是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所有基因都发疯似的断裂、重组、断裂、重组，我们找不到它的动力源，也完全不清楚如此规模的变异是如何被引发的。到现在为止，所有的研究都还是在原地打转，直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再保持祖先百万年来维持着的外形。除了你，这个会变形的自称外星生物的家伙。”他仰头看着天花板，懒懒地说，“人类完了。”

“我看了你们的研究资料，大体上能猜出些原委。想听一段历史吗？”

他沉默着。

“很久以前，那时候人类的祖先大概还在海洋里用腮呼吸，仙女座星系里出现了一个种族：埃克族。他们是罕见的寄宿类智慧生物，能悄无声息地潜伏到动物体内，改变宿主的遗传物质或者遗传物质的表达机制来达到操控宿主的目的，甚至可以直接侵入宿主大脑操控其意识。这个强大而邪恶的种族毁灭了很多文明。后来银河系和仙女座星系的37个种族不得不联合起来对抗埃克族，他们组成了最初的宇宙联盟。经过旷日持久的战争，联盟获得胜利，埃克族分崩离析，分散后隐藏到宇宙的各个角落。”

“这和人类的事情有什么关系？”他冷漠地问。

“我从你们的研究资料可以推断，你们的体内一直潜伏着埃克族残留的一个分支。”

“你是说埃克族一直在我们体内，那为何他们现在才爆发？”

“他们依附在你们的遗传物质上沉

睡和休养，你们做生物实验时随意剪切基因唤醒了他们，他们受到的痛苦就像你们折断自己手脚时受到的痛苦一样。显然埃克人被激怒了。”

“有什么办法能挽救这一切吗？”他的眼睛突然发出光，像溺水时抓住了一根稻草。

“只能将希望寄托在宇宙联盟上。我想联盟会同埃克族谈判，要求他们移出你们体外。”

“如果他们不愿意呢？按照你的说法，那些隐藏在我们身体内的生命体和你所谓的宇宙联盟是有很深的仇恨的。而且他们一旦出来，必定只有覆灭的命运，他们自己也清楚这一点。”

“那就只有让人类自生自灭或者用强制手段请他们出来，不过后一种方式同样会让你们遭遇毁灭性打击！”

“知道了，你走吧。”他在椅子上坐下来又开始灌酒。

“等等。”在我快要走出门口时他突然叫住我。

“什么？”

“你能以人类的样子出现在他们面前吗？”

“为什么？你不是说外面的每个人都发生了变异吗？”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过了好久才一字一句地说：“给他们希望。”

当我重新站在太阳下面时，面对的是一片凋零破败的景象。千奇百怪的人立刻全都惊呼起来，围向我，哭泣，祈祷，祝福。尊敬的法官，我并不是有意要受他们膜拜，也绝不敢有称王的野心，对方律师的这一指控全都是空穴来风。我愿意对着联盟的首领宣誓自己的忠诚。

除了督促他们构筑迎接使团的天台，我没有对他们发布过别的命令，只重复说了一句话：我是外星人。❖

作者简介

## 杨子城

生于上世纪80年代末，小学毕业赶上流感，初中毕业赶上非典，高中毕业赶上地震，大学毕业2012年。喜欢读书、旅游、发呆和胡思乱想；也喜欢物理，于是选了这个专业，却在接下来的四年面对烦琐的方程式叫苦不迭。

自信小时候遭遇过数次灵异事件，并因此认为脑子里长出了一大堆科幻细胞，成天想着写出几个科幻剧本拍成电影震死老外。

外星人的题材虽然老旧，但几乎永远都是科幻作者和电影投资人不能忽视的领域之一。很少有人能像《盗梦空间》或者李白的“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那样，把一个题材写得后无来者。

